

# 个体化浪潮下的女性困境及化解对策

## ——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刘小红,刘魁

(南京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理性地审视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境遇:平等教育机会与不平等就业现实的博弈、传统角色退却与复归的矛盾、婚姻与家庭中的性别困境。为了帮助女性走出个体化的困境,提出给以制度支持和保障、走向“后家庭时代”与构建婚姻家庭中和谐的两性关系、倡导女性加强自我反思和超越私领域生活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个体化;女性困境;风险社会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2)11-0057-04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被认为是20世纪末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著作之一。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包含了两个重要主题,一是“风险主题”,另一个则是“个体化主题”。“在英美社会学界,风险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个体化主题实际上却被忽略了”。<sup>[1](P13)</sup>虽然个体化议题关注的对象并非是整个社会,而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但从复杂性的观点来看,正是普遍与个别的联合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意义世界。用女性主义运动的一句口号来说,“个人的即是政治的”。为此,乌尔里希·贝克及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在其著作《个体化》一书中专门分析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困境,开启了个体化研究的新篇章。

### 一、个体化诠释

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其思想来源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等同于个体主义或者个性化,个体化意味着个体的生活在所有方面对市场的依赖。滕尼斯(F.Tonnies)认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个体化,“它是指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及目的都要挣脱束缚其的共同体才可发展”。<sup>[2](P19)</sup>贝克认为,“个体化既不是

一种自然现象也不是一个新的发明,而是文明进程中的某些主观的方面,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境况,个体化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解传统化’(detraditionalized)”。<sup>[3](P162)</sup>个体化在消解了传统标准化生活的同时又重塑了“选择性”、“自反性”和“自主性”的生活,与过去相比,个体化的生活具有新的特点。

#### (一)个体的生活面临多元选择性

在传统社会中,我们的意识、行为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所决定的,而个体化浪潮冲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并驱使我们各种不同的情境中进行“自主抉择”。贝克认为,“我们的许多日常活动事实上变成是可以选择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选择已经成为义务”。<sup>[4](P96)</sup>人们已经从先赋的传统命运中解脱出来,现在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选择和决定,没有榜样可以参照。传统社会下个体赖以生存的集体、组织等超越家庭的社区模式已经开始消失,个体对家庭和集体的依附以及相应的家庭和集体对个体的庇护都逐步消解。既有的确定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新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现在由个人来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家庭成员需要在新的社会情境中选择各自的关系和生活,相对私人化的家庭生活成为一种常态。今天的女性角色也不同于传统,她们的生活规划与父母大不相同,尤其是不同于她们的母亲。“这一代际分隔,要求年轻妇女制定

收稿日期 2012-09-30

基金项目 南京理工大学基金项目(2011YBX2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A710034)

作者简介 刘小红(1978-)女,江苏宿迁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社会思潮研究;刘魁(1964-)安徽祁门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己的计划和行动,确定自己的想法和未来,并且几乎得不到传统和现成模范的支持”。<sup>[1](P67)</sup>

### (二)个体面临更多的“个体化”风险

根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已经成为形容当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吉登斯也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会像启蒙思想家们乐观地想象的能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带往理想的方向,也不会像韦伯悲观地想象的将人们带进技术知识的“钢笼”之中,而是把人类带到一个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世界风险社会。个体化社会下,性质上的新类型的个人风险出现了,即选择和改变个人认同的风险。个人被迫成为自己生活规划和行为的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则,常态生活变成充满风险的生活。各种不确定的风险与机会,此前已经在家庭纽带和村庄共同体中被事先规定好了,或是被社会等级或阶级规则事先规定好了,如今却必须被个体本身所掌握和处理。甚至是婚姻也充满了风险,“婚姻则是一个带有新的风险形式的、开放型强得多的系统”。<sup>[5](P8)</sup>离婚率的不断升高说明家庭正面临稳定性丧失的风险,如果有孩子,孩子成为家庭中的连接纽带和惟一个不离开成员,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因婚姻的解体而随时离开。“20世纪,德国所有解散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是离婚所致,美国的比例则高达二分之一”。<sup>[1](P108)</sup>

### (三)个体更具有流动性

个体在自我的安排和设计之中强调自我发现、自我创造,劳动市场的三个维度,“流动性”更是形成个体化的重要原因。<sup>[6]</sup>随着个体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集体居住方式被新的城市化的生活所代替,工作地点与居住空间被分割,这些变化也影响着基于居住和生活格局的互动模式,个体与家庭都更具有流动性。教育的发展进步为个体进入劳动市场谋求一份更高的职位创造了条件,也加速了个体的流动性。虽然教育机会和就业现实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但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却使他们不得不面临着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个体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寻求新的生活。贝克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城里,职业与生活都充满流动性,但他们却困惑于已经跟不上生活的快节奏了。阎云翔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一些精英或者有能力的个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获得了流动的机会,反之社会流动大规模和大范围的增加又推动着个体化的进程。

## 二、个体化浪潮中的女性困境

个体化进程为女性带来了较从前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风险。因为,现在的女性既要面

对传统社会下男性需要面对的风险,也要同时面对由于个体化进程的“不完善”所造成的其它的风险。

(一)传统的退位导致女性面临传统角色退却与复归之间的矛盾

贝克认为妇女尚未从传统轨迹中完全脱离出来,也并没有因为她们的“现代女性身份”而改变命运。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与运用实现了“家庭劳动的去技艺化”,如今的家务劳动变得轻松和简单,但较高的女性失业率和从劳动市场被排除的状况表明,妇女从婚姻供养中摆脱出来,在工作中她们却不能获得自主的生活。因此,她们仍要继续极大程度地在经济方面依靠来自丈夫的保护,而这原本被认为是妇女参加工作后早已不存在的情形。另一方面,当代女性虽然已经从“母亲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妇女有权自由地决定是否要孩子以及要孩子的时间和数目,而母亲的身份特征使女性仍然保留着与传统角色较强的联系纽带。孩子是她们在劳动市场中失去优势的障碍,女性在从传统角色中解脱时又不得不与传统角色重新产生关系。“妇女的生活被解放和复归旧的归因角色之间的矛盾拖来拖去,她们脱离了家庭劳动然后又转回来。离婚法和离婚的现实,社会保障的缺乏,被关闭的劳动市场的大门和家庭劳动的主要负担,突出表现了个体化过程中给女性生活处境带来的矛盾”。<sup>[3](P136)</sup>用格恩斯海姆的表达方式来说,女性面临着“不再”与“尚未”(no-longer-not-yet)的状况。现代性的市场模式要求女性能够摆脱家庭和孩子的牵绊,全身心的投入工作。这一情形在男性身上却恰恰相反,男性的现代身份和传统角色认同是一致的。男人的角色一直是作为“职业男性”而存在的,经济的个体化是和男性角色相互联系在一起。对于男性来说,父亲角色和职业角色,经济独立和家庭生活并不会太大冲突和矛盾。

(二)“个体化”风险使女性遭遇婚姻与家庭中的性别困境

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同时,个体化又直接嵌入到私人领域,使原有的私人空间维度的关系结构破碎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男女两性在理解其性别角色的问题上产生了差异,因为大多数男性仍然希望女性能够扮演传统的妻子和母亲角色,希望过传统观念上的生活。而通过平等的教育机会,法律规定和不断增加的对自身地位的意识,当代女性已经形成了对家庭中更多平等与合作的期待。“男人实践着一种平等的修辞学,并不以行动来配合语言。意识跑在了现实的前面,任何人都可能将意识拉回来。性别的对立将决定正在走进的未来。意识越强,越发现现实不合理,矛盾也

就越对立”。<sup>[3](P126)</sup> 贝克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婚姻关系。前工业社会下的婚姻关系主要受物质生产的影响,婚姻中的男女两性以共同的劳动维护经济生活。到了工业社会时期,物质生产与感情开始分开,婚姻中形成了核心家庭形式,在核心家庭内两性角色的分离形成了不同的分工,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男性外出工作。今天,核心家庭已变得解传统化,家庭结构和形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如核心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等,个体化已经深入到男性和女性的生活之中并且愈演愈烈。贝克认为,工业高度个体化的工业社会中,不是物质基础和爱情,而是孤独感构成了婚姻和家庭稳定的基础。随着越来越高的离婚率的发生,爱情已无法给予妇女承担风险的足够保障。离婚这一因素除了使许多女性的精神世界面临破碎外,也使她们陷入了新的贫困,因为她们失去了配偶和家庭的支持。贝克指出,工业社会依赖于传统的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封建社会的性别特征在工业社会中得到强化。

(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平等的教育机会与不平等就业现实的博弈

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女性主义的长期抗争使广大女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机会。今天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平均教育程度,相对父辈都有所提高,尤其要高于她们的母亲。但当教育机会变得越来越平等时,就凸显了职业市场中的不平等。一方面,女性已经从先赋角色中摆脱出来并且个体化进程要求女性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来获得一个公平的就业机会,然而女性在劳动市场的状况却并不乐观。虽然今天男性比女性更富有某一方面的天赋的思想观念已不那么强烈,但在职业市场中,今天的女性仍然能够感受到职业中的性别歧视。女性的个性和知识水平得不到很好的重视,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以各种理由来指责和贬低妇女,阻挠有才华的妇女晋升或向更高的领域发展。“失业”一词也变得越来越来暧昧,从标准的充分就业到灵活的不充分就业,一部分企业风险被转嫁到个体身上。在接受教育时,社会向女孩们敞开一扇门,然而走进劳动市场后,却发现这扇门又被无情的关上了。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和对工作需求的期待程度变强,形成了平等的教育机会与不平等就业现实的博弈。需求与现实的鸿沟越来越深,难以弥合。据一项2007年的数据显示,“在德国,大多数女性仍从事诸如零售业、保洁、孩子和老人看护等简单工作,31%的德国职业女性,工资水平处于低工资水平线之下(低工资指的是工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即使是拥有较高收入的群体中,女性收入也只占男性收入的78%”。<sup>[7]</sup>

### 三、女性走出困境的路径探寻

个体化给越来越多的个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尝试自由,但也为其安排了应对个体化后果的艰巨任务。针对个体化浪潮影响下的女性困境,“我们很难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很好合作,但是我们不能选择退却,因为这些变革一直深入到我们情感生活的深处”。<sup>[8](P50)</sup>

(一)以制度支持和保障女性走出困境

当代社会是多样制度构建起来的社会,制度上的决定和干预直接可以影响到个体的生活、职业生涯等,而某些制度性解决措施的缺乏也往往会引致更多的困惑。贝克认为,在个体化浪潮下爆发的男女的冲突和相互指责其表面指向是私人领域的问题,但实际上现代化影响下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却被忽视了。因此,只有全面地考虑到发达工业社会的制度结构,给女性以制度方面的支持和保障,才能使女性走出个体化的困境,新型的平等才有可能获得。比如现代的职业市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妻子和家庭都可能随着丈夫的工作而流动。为此贝克倡导流动的共同就业模式,即企业或政府需要夫妻一方的工作具有流动的同时,也应该为其配偶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企业(和政府)将被要求不仅去倡导‘家庭价值’,而且要通过共同就业模式帮助他们”。<sup>[3](P152)</sup>此外,保证白天的儿童照顾和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利于女性的职业发展,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可以降低女性失业和离婚后的经济风险等等。

(二)走向后家庭时代:构建婚姻与家庭中和谐的两性关系

在现代性的家庭生活中,个体设计的逻辑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已经成为个体的一种选择性,个体的兴趣、习惯、经验等都要在家庭内得到平衡和协调。因此,贝克认为,传统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丧失其长久以来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后家庭时代”。“后家庭时代”并不是意味着传统家庭的消失,而是相对于传统家庭,家庭形式中出现了新的多样化的家庭关系。譬如,没有孩子的婚姻、单身、再婚、同性伴侣以及保持终身友谊的非正式婚姻关系等都会在后家庭时代的家庭中出现。虽然,个体化使得现代社会中家庭的纽带变得越来越脆弱,家庭模式也变得不稳定和松散,家庭内部成员缺乏更多的安全感,但家庭对男女两性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体化情境使人们更渴望相应的亲密、安全的世界,大多数人依然会向往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



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界。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sup>[9](P119)</sup>许多女性在面对家庭中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之间的冲突时试图以回避、压抑或者掩盖的方式加以消解。实际上,这可能会导向更严重的矛盾,甚至最后将以放弃婚姻来结束冲突。家庭中两性关系的和谐,需要承认对方的权利、愿望和抱负,需要意识和行为上对男女平等的真正认同。家庭中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其具有重要影响的不仅是工作,还有认同的维持。贝克提出以协商家庭(negotiated family)来替代核心家庭,男女双方以情感的舒适来调节。在制度性解决途径的缺乏或不完善时,这的确能为家庭中的个体赢得更多的平等、安全和利益。

### (三)女性的反思:超越私领域的生活

个体化为现代女性带来了生活和精神方面困惑的同时,也促进了女性的成长。她们发现,尽管自己通过主动接受教育和努力工作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但这也只是获得了表面上的男女平等,女性的生活依然被分配到家庭领域,被看作是接受、适应和依赖。因此,女性只有加强自我反思,走出私领域的生活,超越长期以来与公领域的疏离,真正的男女平等才有希望实现。恩格斯指出,“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sup>[10](P70)</sup>贝克也认为,现代女性应该要求的是,“法律、工作领域、公共制度和基本社会准则层面的变化”。<sup>[11](P87)</sup>女性应该带着这些要求进入政治领域,现在的女性运动要“超越简单的平等权利,为争取女性自主,要超越对歧视的批评,要从整体上质疑现代权力结构”。<sup>[11](P87)</sup>比如在美国越来越

越多的政治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女性的身影,她们的出现使政府认识到了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加剧了女性困境,女性比男性更缺少支持。

## 四、结语

在贝克看来,现代化还是一份未竟的事业,风险社会并非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而是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与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关注个体的心理特点、生理差异及性别文化的刻板印象对女性造成的困惑不同,贝克在反身性现代化的基础上,从个体化角度分析了男女的不同境遇及婚姻、家庭和性别身份关系。但是,贝克的分析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贝克的个体化论题主要涉及的是西欧的历史和现实,所描述的欧洲语境下的个体化及女性境遇的“普遍逻辑”是有历史和文化局限的。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女性来说,当前亟待解决的乃是最基本的生存、发展、个人权利与尊严等现实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个体化的风险,而是其“匮乏”和“不足”。阎云翔指出,虽然个体化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全球趋势,但中国的情况表明,中国的个体化过程可能会是一种不同的发展轨迹。其次,贝克没有摆脱宏大叙事的困扰,过度地强调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存在及价值。贝克的人性观视女性为绝对理性的、独立的、竞争的和自治的存在,忽视了女性的情感、关怀和合作的特质,这种理性观念忽略了人类历史中的女性实践。譬如,贝克提出的,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下,不是物质基础和爱情,而是孤独感构成了婚姻与家庭稳定的基础等观点实则解构了大多女性对爱情的终极信仰。本文仅是尝试着基于贝克夫妇的个体化主题来勾勒出个体化时代的女性困境,许多具体的问题尚有待于深入探讨。

### 参考文献

- [1]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李荣山,范譔,张惠强.个体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 斐迪南·滕尼斯,林荣远.新时代的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 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4] 贝克,吉登斯,拉什,赵文华.自反性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5]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 [6] 薛红.在个体化浪潮之中的性别身份和婚姻家庭——贝克的《风险社会》中的性别和婚姻家庭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1(3).
- [7] 陈莹.德国女性的就业与职业培训[J].职教论坛,2009(2).
- [8]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唐鑫]